

◆唐玉霞专栏

◆信笔扬尘

◆小说世情

握手言和

村上春树有本书叫《当我谈跑步的时候我谈些什么》，一本以跑步为基调的“回忆录”，类似于半自传的随笔。村上在书中将跑步时“此时此刻的心情”记录成文，书写跑步，也是书写他自己。像村上这样将零零碎碎的思绪串成一个主题，表达小说家的真实乃至境界，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能力。

村上爱跑步是出了名的，麦家也爱跑步，雨天不能外出跑，他就进健身房。2018年辞去浙江省作协主席职务之后，麦家说他的生活渐渐固定成写作、锻炼和家庭。自律而自觉的人多是这样，在过程中一件一件将不需要的、不重要的，可以放弃的内容丢掉，生活内容简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极简生活。只是没有极简到一箪食一瓢饮这样近乎癖病。

生活中没有什么不能抛弃的，有的人连肉身都可以弃之如敝屣，但是如果什么都不要了，那么存在的本身就是多余。太接近哲学了，我们不能将自己过虚化了，这是底线。

有个鸡汤视频前阵子挺火。一个老外给学生们上课，一个瓶子里先装高尔夫球，孩子们说满了，不能装了；老外拿了石子，装进去一些；看似满了，老外拿了沙子，又装进去了；最后在满满的瓶子里，老外又灌进去半瓶啤酒。这个视频不是在说可能性、挖潜力这样的话，而是，在重要的事情先顺序的问题。瓶子是一个人人生的缩影，高尔夫球代表人生中重要的东西，石块代表次要的东西，沙子等代表不重要的琐碎。如果你用不重要的东西即琐碎的沙子填满你的人生，那么重要的东西就再也塞不进去了。

这个视频触动我还在乎，老外说，高尔夫球所代表的重要的东西是家人、朋友、健康以及热情，重要的事情是房子车子。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知的，但是潜意识里不自觉地我们将排序挪动了。因为这种更接近真实欲望的排序，我们剑拔弩张地面对人生，面对自己。

前两年余华出了一本散文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也是他集子里一篇文章的标题，他写他1980年代末在鲁艺学习，马原经常来通宵聊天，充满热情谈文学，不谈其他话题。当时陈晓明在社科院读博，“我们到晓明那里，也是只谈文学，除了文学没有别的话题，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被热情鼓胀的纯金一样的岁月，对于他们来说，单纯的文学就是高尔夫球。我们也曾经有过？我们也曾经有过，后来渐渐泥沙俱下堵塞得几近窒息。什么是泥沙？回头想一想，我们每一天做的很多事，说的很多话，都是。

村上认为人生总要有个优先次序，按这个次序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能量。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前提是你用什么填满了你的生活。高尔夫球还是琐碎？意识到这一点尚有余地



唐玉霞，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高级编辑。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城人之美》《悠然岁时迁》《千古红颜》《回味：低头思故乡》《陌上芙蓉开正好》等散文随笔集。

去改变，将生活轮廓清晰，生活内容去芜存菁，还是幸运的。

拍电影的贾樟柯出了本书《贾想》，画画的陈丹青写了序，说句题外话，现在搞文字真是自卑，谁都能搞，且都比你搞得不好，最打击人的是人家是玩票。贾樟柯抱怨说他小时候差点就沉沦了，没有人来救他。陈丹青序里有段话，意思是等着别人救是奴性，“永远不要等着谁来救我们。每个人应该自己救自己，从小救起来。什么叫做救自己呢？以我的理解，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哪怕写文章时标点符号弄清楚，不要有错别字——这就是所谓的自己救自己。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一笔一笔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

能够救你的就是最重要的。画画、拍电影、写东西、爱情、亲情，甚至一只陪伴的猫。

2015年，麦家的孩子出生，麦家决定写个大东西，这就是后来的《人生海海》。这应该是他的第一部非谍战内容作品。《人生海海》的结尾，“我”最终宽恕了仇人，与过去和解了。麦家说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完成自我修复、治愈，终于能和人生握手言和。那些我们曾憎恶的、那些曾经伤害我们、那些我们耿耿于怀的就是先行填满瓶子的琐碎，当我们终于风化成碎屑并且随风飘散，而我们头也不回，这就是握手言和了，这就自洽了，这就是纯粹了。从此，我们就能心无旁骛地专注于那些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难吗？难。跨过去是一念之间，跨不过去，就是咫尺天涯，银汉迢迢，一辈子都渡不过去，一辈子都在风浪里颠簸。

三十一年之约

王子龙

六十个少年，从破旧的汽车站分手，散向了各地，一走三十一年。

现在，我们从高铁站出来，背负行囊，双鬓染霜。我们在旅游集散中心合影，我还能一口叫出你的名字。三十一年，就是一场旅游集散活动。

怀宁中学旧地，现已变成石牌初中，校园葱葱郁郁，我们在满园芬芳中如梦如幻、如痴如醉。三十一年前的旧楼、旧迹、旧影、旧情、旧景、旧人，一一浮现在眼前。旧楼仅剩一幢，那青瓦覆盖的两层木楼和几栋平房已荡然无存。呀呀的读书声仍萦绕于耳。长出毛茸茸胡须的少年、身材日渐丰隆的少女，仿佛还在操场上奔跑，在书卷里潜心，在夜色中蒙昧，在独上木楼时惆怅，在牵手时心跳，在每一个黎明踌躇满志……

从全县初中选拔出的尖子生，在这里汇聚、集训，这是面向高考的一个大熔炉。清晨起床，统一上操场跑步，300米的跑道上，黑压压的跑步队伍，阵容一如战前的操练；早操之后便是早读，读语文的、读英语的、读政史地的，读书声像进军的号角；就餐时在食堂排着长长的队列，打上一份3分钱的包心菜；晚自习时，教室灯火通明座无虚席，老师自发上堂巡视，为提问的学生义务讲解。这才是真正的学堂——学习天堂。

师者，学高身正。毕业于安徽师大等院校的老师，也不过二十来岁，却满腹经纶。语文老师王建军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李普祥老师说：“刚刚写完一部小说，你们帮我想一个名字。”数学宋家应老师在高考前几天，猜中了一道大题；英语戴西联老师身着旗袍，风韵满堂；政治郝森生老师用地地道道的石牌话把政治经济学讲解得通俗易懂；胡少武老师将“是幡动、风动，还是心动”阐释得让人幡然醒悟；历史郝小鹏老师把每一个历史事件还原得如在眼前。

满园的芬芳中，我们如梦如幻。我们是来朝圣的，朝拜神圣的“怀宁中学精神”，那是寒门学子每餐吃3分钱小菜也要考上重点大学的艰难困苦，是以北大清华为目标的自我超越，是立志报国、报我乡邦的家国情怀。

像一把种子撒向大地，期盼着他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三十一年，大树已经参天，瓜果已然累累。你们来自北上广、省

城、县城，你是名师、金融家、企业家、创业者、人民公仆；你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频共振，你把学业置换成就业、把职业创造成事业；你成长、成才、成功、成名，成为家之栋梁、行业之栋梁、国之栋梁。

我们是来寻根的，寻找智识之根。时隔三十一年，再次回到怀宁中学。这是一个中转站、一个加油站、一个人生驿站。“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通识为基的三年，将我们输送到了更高的学府深造，将产品打造成作品、将作品锻造成精品。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一年前，我们从这里出发。扪心自问，这三十一年里，我们是否忘却了初心，是否将当年青涩的梦想抛进了逝水？

读罢万卷书，行遍万里路，还是要回到你的怀中。

我们是来护根的。三十一年，我们的血液中混合了多少奔腾的河水，我们的抬头纹里藏匿了多少悲欢离合。轻叩石牌古街的门扉，门环已锈迹斑斑；拜谒微博博物馆，程长庚、杨月楼深长的唱腔还徜徉在秦砖汉瓦的丁字街上。用沙哑的歌喉唱一曲董永的“你看那红日快西沉”，还要用沉郁的腔调朗诵高诗人海子的“从明天起，给每一个亲人写信”。

亲人还在这方土地上，他们或已风烛残年，颤巍巍地倚靠在老屋门前期盼着游子还乡；或已化为泥土，融入大地，成为静静故土的一部分。

满园的芬芳中，我们如痴如醉。校园一角，桂树仍在。记忆中，当年手植的桂树细条的枝干，在风中摇晃。没有人关注它是如何开枝，如何长出五枝粗壮的臂膀，如何萌生出六十条枝桠。绿叶繁茂，拢成巨大的圆形树冠。碧叶中孕育着细小的花，配红的叫丹桂，金黄的是金桂，银白的是银桂，是他们，用全部的生命和力量，挥洒出满园的芬芳。

仲秋，怀中的香甜，高河家园的芳香，让天命之年的我们陶醉、沉醉，唏嘘不已。游子回来的地方，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是埋葬祖先的地方，是故乡。学子回来的地方，是启蒙开智的地方，是留存青春的地方，是母校。

怀宁中学的桂花，像陈酿的乡愁，三十一年来，年年盛开，年年凋落，又复盛开。



秋实 余伟摄

◆风雅颂

刘承亮的诗

草原

冬天 你睡得香甜
冰的世界 像鹅绒被
把你紧紧覆盖
春风掀开了被子
你探出头来打量世界

融化的冰雪 滴滴答答
像再也回不去的眼泪
在浅浅的草原上流淌
苍茫时光 牧场 还有
翱翔的雄鹰
成就了你的清澈和湛蓝
岁月的沟痕 飞驰的骏马
步步踏在你身上
那弧形的轨迹
是卧在天上的彩虹
天边的光

秋风

你如期而至
我却盼了很久
这是秋天对人们的亲切问候
几许销魂
几分温柔
手儿轻轻牵动着衣袖
将树叶拽落 告诉我
风来了 雨就快了

你抚平了干裂的河床
掀开秋的面纱
露出村子里的袅袅炊烟
田野里的片片金黄
硕果压弯了枝头
稻香荡漾在人们的脸上
斟一壶老酒
慢慢听你诉说

◆人间小景

父亲的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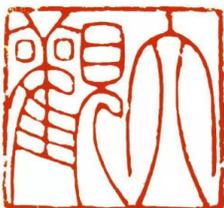
侯美玲

那年，父亲决定盖新房，这事对于拮据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一个浩大工程，为了节省每一分钱，砖块、石块、沙土、白灰，很多原料都是父亲用双手换来的。

石块取自深山，父亲变身石匠，用钢钎和铁锤敲碎岩石，岩石坚硬如铁，钢钎穿过石火飞溅，表面留下一道道钎痕，入木三分。一个周末的上午，母亲派我给父亲送饭，我在北山石头坑，看见了父亲砸石头的一幕。父亲天不亮出发，已经砸了整整五个小时石头，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我送来的饭菜正是时候，他风卷残云，用最短时间吃完饭，稍作歇息便催我上路。

满满一车石块整装待发，我不免担心起来，父亲和我的体重加起来不过一百多斤，如何将重达一吨的石头拉回家。见我面露难色，父亲故作轻松地说：“有我拉车，别担心。”说完，父亲将攀绳套在肩上，两只粗糙的手掌紧紧握住车把，弓腰曲腿向前使劲。架子车缓缓启程，我紧紧跟在车后，双手用力推车。山路狭窄又崎岖不平，路边就是悬崖峭壁，父亲小心翼翼驾车，我亦步亦趋，早已心惊肉跳。

夏日流火，树上的蝉声嘶力竭地叫着，强烈的阳光下，路上的碎石杂草轮廓分明。父亲的双颊和脖颈上全是汗珠，汗珠越集越多，最后汇集成一股，像溪水一样顺着耳后往下流。汗水湿透布衫贴在父亲背上，伴随着父亲有节奏的步伐，布衫像一幅移动的山水地图。



暖洋洋的春日，乡长来到邱二家，邱二正在玩麻将。

乡长说：“邱二，你干点正经事！别老是赌钱的。”

邱二嘻嘻笑：“乡长，五毛一块的，不犯法！”

乡长瞪了邱二一眼：“这不，你家屋子太旧了，给你换换地面，还有窗户，都换掉！”

邱二连声说：“谢谢乡长！”

跟乡长一起来的人就开始干活。

窗户换上铝合金的，地面铺地板砖。

施工人说：“老乡，你家的东西需要挪一挪，您帮忙！”

邱二也帮忙，麻将打得正酣。

邱二说：“你们自己挪，给我干活，还要我干？”

那人愣了好一会儿，就沉默了。工程队在邱二家干了3天，邱二就打了3天麻将。施工队走的时候，邱二问：“这窗户坏了负责维修不？”

工程队长没好气地答：“管你一辈子！”

邱二拿出一张纸：“你给签个字！”

工程队长骂了一句：“签个屁！乡长怕你，我不怕你，你家日子过穷了活该！就你这样，永远也好不了！”

邱二说：“我乐意穷，你管得着吗？你不签，我找乡长签，扶贫就得扶到底！”

工程队长领着人扬长而去。

邱二骂：“什么玩意儿！”

二

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乡长又领着几个人来到邱二家。

这回，邱二没打麻将，太阳照屁股了，还睡觉呢。昨晚喝多了。

媳妇正在看电视。

乡长说：“给你家装上取暖炉子。”

媳妇问：“要钱不？”

乡长答：“安装炉子不要钱，免费，电费得你自家掏。”

媳妇说：“不是扶贫么？为啥不扶电费？”

乡长哭笑不得，只好说：“电费很便宜的。这炉子是县里统一发的！”

乡长走后，几个人就忙活起来。

电钻的声音刺耳，把邱二弄醒了。

邱二骂：“你们忙死啊？等一等就不行？连个安稳觉都不让我睡？”

施工人陪着笑说：“有好多贫困户要安装呢，等不得！”

邱二说：“离冬天不是还有仨月呢，忙啥？”

人家施工队是有任务的。他们不听邱二的，照样干。

邱二只好骂骂咧咧地塔拉上鞋走了。

媳妇问：“还玩？”

邱二答：“不完啦，去喝。”

媳妇说：“看不喝死你！”

邱二说：“喝死我，你就成寡妇了！”

媳妇说：“当寡妇也比现在强！你一天到晚除了赌就是喝，这日子窝囊死了！”

邱二哼哼着出了家门。

施工队不小心把两块地板砖弄裂了。

媳妇不干了：“这怎么行？给我们换新的！”

施工人说：“我们愿意赔钱，你们自己换吧！”

媳妇说：“那你一块给300块钱，两块600，一分不少！”

施工人说：“这也太多啦，你家这地板砖，一块超不过30块钱，连人工费都算上也就50块，两块100就不少！我们送你家一套炉子两万多！”

媳妇就生气了：“600块，少一分也甭想走出这个家门！”

没办法，几个人凑了600块。

媳妇拿上钱就回了娘家。

三

眼看就快进腊月了，女主任来到邱二家。

女主任的单位是清水衙门，她自己掏腰包给邱二家买了煤气罐和打火机，开车送来了。

女主任是个干净人，一见邱二家太脏，就忙活着给邱二家擦玻璃。

女主任忙活得满头大汗，邱二的媳妇却坐在炕上看电视。

女主任很生气：“我给你家干活，你也应该干呀？”

媳妇说：“我没让你干，你自己乐意干！”

媳妇说完依旧。

女主任彻底愤怒了：“扶得了贫，扶不了心，心贫，谁也没治！”

女主任走时心很疼。

四

这天晚上，邱二的小子高兴地跑回来：“爸爸，妈妈，我的作文得了优！”

邱二翻开作文本，儿子的作文题目是：长大我也当贫困户。

作文里写道：“当贫困户好。我家就是贫困户，有人送米送油，还有人给我家换窗户，铺地板。冬天到了，还有人给我家安炉子，不愁吃，不愁穿，我爸生活可好了，天天有酒喝，天天打麻将。我以后也要过这样的日子！当贫困户真好！”

邱二看后，拍拍儿子的脑袋：“嗯，你真是我的乖儿子！”